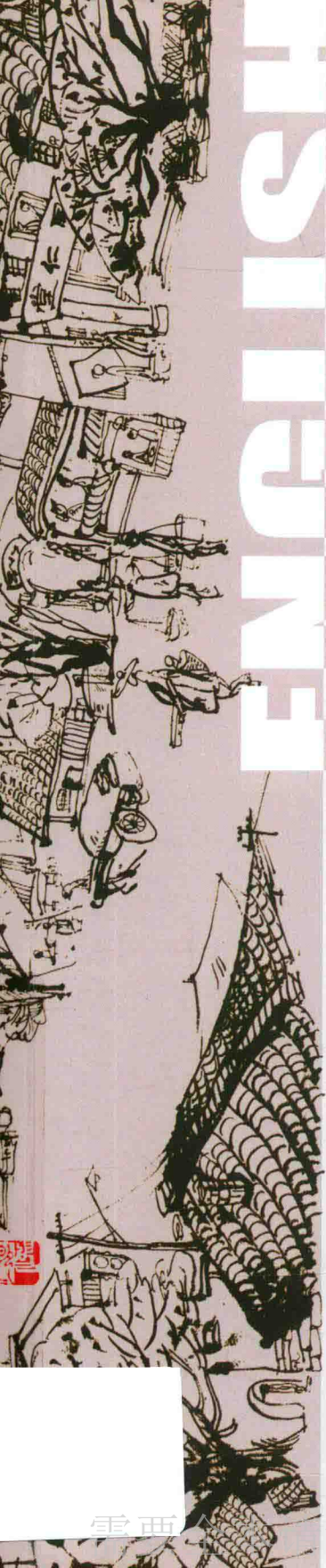


ENGLISH



[加] 启尔德 编著
张世光 袁庭栋 译注
刘 建 雷 康

英格里希

绝配百年四川话

1917·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新解

天地出版社

需要全部 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NGLISH
英格里希
绝配百年四川话

1917•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新解

配《百年老成都情景对话》微电影版

[加]启尔德 编著
张世光 袁庭栋 译注
刘 建 雷 康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格里希绝配百年四川话. (加) 启尔德编著;张世光，袁庭栋，刘建，雷康译注.—成都:天地出版社,2016.1
ISBN978-7-5455-1732-3

Ⅰ.①英…Ⅱ.①启…②张…③袁…④刘…⑤雷…Ⅲ.①西南官话-研究-四川省Ⅳ.①H1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5417 号

YINGGELIXI JUEPEI BAINIAN SICHUANHUA

英格里希绝配百年四川话

(加) 启尔德 编著　张世光 袁庭栋 刘建 雷康 译注

出 品 人　罗文琦

出版统筹　谭清洁
责任编辑　杨　露　陈　琦
封面设计　邵小明
电脑制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田东洋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青羊区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成都市锦慧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168mm×24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70 千
定　　价　39.80 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1732-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87734639(总编室)　87735359(营销部)
87734601(市场部)　87734632(综合业务部)
购书咨询热线：（028）87734632　87738671



启尔德和他的学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统战宣传部供图

序一

人是具有语言功能的高等动物，出生后从母亲口中学来的语言是自己的母语，在生我养我的家乡形成的语言是自己的方言。每个人的母语与方言都将与自己相伴终生，虽然你可以不使用，但是你不会忘记，更不会抛弃，因为那是忘不了、抛不去的，更是不应当忘、不应当抛的。记住自己的母语与方言，这不是老土的特征，更不是保守的习俗。因为，就是被当今若干时尚人士尊为伟大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也说过："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在说话，话在说人。"

我们汉族的母语是汉语，我们成都人的方言是成都话。我们应当使用汉语，我们应当说成都话，这本来是最起码的常识，近年来却往往受到某些干扰乃至嘲讽。有人说，大家必须说普通话，学校必须教普通话，媒体必须用普通话。其实，普通话从来不是某一方人群所使用的方言，而是为了方便我国不同地区的交流而共同使用的一种工具。虽然这种工具极为重要，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工具。正如为了交流的方便而共同使用微信与电邮，但是你自己仍然要用嘴巴说话；为了交通的方便而共同使用汽车与飞机，但是你自己仍然要用双脚走路。我们祖国的幅员辽阔，我们民族的地域文化差异太大，普通话是需要的，方言也是必须的。要想让十四亿中国人只说普通话而不说方言，有如痴人说梦！事实上，今天长大的新一代对于方言的喜好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在全国，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方言小品的受欢迎程度为什么会超过使用普通话的话剧？在成都，以李伯清为代表的成都方言节目的受欢迎程度为什么会超过使用普通话的节目？原因虽然很多，但是有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方言比普通话鲜活。我甚至还认为，我们四川为什么近年来的小说创作难有精品？就是因为没有出现李劼人、沙汀这样把四川方言使用得炉火纯青的川派语言大师。

汉语有若干种方言，每种方言都是地域文化最为重要与最明显的载体，都是中华文化最为丰富与生动的砖石。也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就其在场的渊源来说是方言。""土语是每一种语言生成的秘密源泉，任何蕴含在自身中的语言精神从此以秘密源泉流向我们。恰恰是瑞士山区与河谷地带完好无损地保留住了土语这种珍贵的财富：在他们的土语中，他们不只能言说，而且还能思想和作为。"请想想，我们难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是每天都在极富特色的“啥子嘛”“咋个嘛”“算了嘛”“快点嘛”的包围之中运转我们的思想、实施我们的作为吗？

正因为我们在向地球村的方向快步前进，正因为我们在五湖四海中东飘西走，所以巨大的乡愁不能不在人们的心中潮起潮落一般蔓延。每逢节假日，洪大的人流车流有如排山倒海般向家乡涌去，“回家”二字成为九洲共鸣的和弦；每逢双休日，居住在城市中的现代一族有如漫天蜂群般扑向泥土的气息，“农家”二字成为千万餐饮的店招。人们自觉或自发地在寄乡愁、寻乡味、觅乡音、写乡思。近年间我多数时间住在都江堰市太平镇五里村，亲眼目睹了我家门前的乡间公路上车辆愈来愈多，节假日更是车流滚滚，以至交通警察不得不实行交通管制。单以说话而言，正因为我们在与外乡人交流时普遍使用普通话，所以成都话就特别能寄托我们的思绪，拨动乡愁的琴弦。想想，当你在美国一家餐厅坐下，相邻一桌突然传来了“老子好想串串儿啊”，“有个兔儿脑壳来啃嘛才巴适嘛”的乡音的时候，那之亲切，之兴奋，如果要用笔墨来描述，还是只有成都话：“只有那么安逸了！”

遗憾的是，今天成都人从儿时就说普通话，听普通话，从入幼儿园就教普通话，学普通话，在广播电视中更是铺天盖地的普通话，所以今天成都人所说的成都话，无论是语音还是词汇，都受到了普通话的逐渐浸蚀，已经相当不正宗了、不标准了，以至很多成都人根本就不知道正宗的成都话是怎么说的，更不知道成都话中的很多方言词应当怎么写。仅举两例：

成都人在一天之中不知要说好多次“爪子嘛”“你在爪子”，这个“爪子”二字也在很多文字表述之中出现。写字的人从来没有想过：“爪子”二字写得对不对？“爪子”二字讲不讲得通。其实，我们口语中的“爪子”是“做啥子”的急读，应当写为“做啥子”。

稍有文化者都知道成都话与普通话在语音上的重要区别是在卷舌与不卷舌、前鼻音与后鼻音，却很容易忽视一个十分重要的常识：成都话是不能完全用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来注音的，因为成都话中还有三个声母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声母表中所没有的。你可以试试，如果用成都话说“我们”的“我”、“大雾”的“雾”、“屙尿”的“尿”，仔细体会一下，这几个字的声母，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声母表中有没有？

不能责怪年轻人无知或者不学。实话实说，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的方言太不受重视了，太被冷落了，太被低估了，太被边缘化了！在我国几个主要的方言区中，我们四川可能又是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仅举一例：完全以方言演出的川剧是我国四川最重要的地方戏，不仅在四川，就是在全国都曾经有过十分广泛的影

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成都主城区有六个剧场天天演出川剧，而且是日场和夜场演出两场，报纸上每天都要刊载各个剧场演出的节目安排。不否认，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全国的地方戏都不如往日繁荣。但是，在全国的大城市中，成都是演出地方戏场次最少的，是全国“冠军”。四川省电视台和成都市电视台一共有二十几个频道，竟然所有频道连续十几年不播放一出川戏，连中央电视台都不如，在全国各大省中是唯一，也是全国“冠军”。

2014 年春天，有年轻朋友偶然间见到一本旧书《四川方言词典》，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多的方言词汇，感到十分兴奋，十分有趣，遂在网上发贴加以介绍。没想到飞速转贴、火爆议论。网络的力量实在太大！竟然在一两个月内把四川方言炒得发热。一时间，成都的年轻人关注此书者迅速升温，甚至有人称此书为“天下奇书”。几位青年前来与我讨论，当我从书架上取下此书给他们看看版权页，告诉他们此书编写于 1985 年、出版于 1987 年，三位编者都是川大中文系教师，我都认识时，他们几乎惊呼：“原来这是快二十年的旧书呀！我们咋个一直都不晓得呢?！咋个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呢?”也就在这一阵阵方言热中，“天下奇书”再版了，四川电视台邀请我合作的《方言达人》栏目开播了。也就在此时，我们几位热爱乡邦文化的朋友，也可以说是成都文化志愿者，深感有必要为对成都方言感兴趣的年轻人做一点实事，就是将加拿大学者 1917 年在成都编辑出版的成都话教材《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整理出版，因为这是一本想要了解成都方言的极为重要的书，是目前已知的在百年前为成都方言进行注音的唯一的书，并以此为契机，尽力为广大读者提供几种宣传推广成都方言、普及成都文化的新媒体产品。

关注成都文化的爱好者对这本书并不陌生，《华西都市报》在 2013 年 10 月 15 日有过详细报导，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也曾有过公开展出。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才交付出版？因为这本书包含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它第一次给成都方言注了音，却用的是现在已经废弃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它用繁体字，却有一些不规范的自造方言字；它有中英文对照，但是翻译与今天并不全同；它有大量的方言词汇，其中还它包含了大量的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很难理解的民风民俗资料……我们要提供给大家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复印本，而是尽可能为大家提供有用而准确的整理本、校注本。这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辛勤的努力。好在，我们终于完成了。这其中，老成都张世光先生退而不休，在殚精竭虑地研究成都方言近十年的深厚基础之上，执笔完成了全书的初稿，厥功至伟。从此以后，要想了解正宗的成都方言，终于有了个比较准确、好用的载体了。

有不少年轻朋友问我：什么样的成都方言才是正宗的成都方言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根据目前语言学界的研究成果和我们自己的体会，大致可以这样说：古代的成都方言目前已经不可能完全了解，目前所能了解的成都方言是指在清代形成的近代成都方言。近年来，在词汇和语音方面已有了一些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在《巴蜀网》等网站上也有不少），如由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编写的《四川方言词典》，罗韵希等编写的《成都话方言词典》、黄尚军编写的《成都方言词典》和《成都方言词汇》，蒋宗福撰著的《四川方言词语考释》和《四川方言词语续考》等。至于近代成都方言的读音，前人没有留下任何的录音资料，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有全面注音的文字资料就是本书，这也就是本书的重要价值所在。其实，在很多老成都的口中，都还保留着比较正宗的成都话的发音，只是没有注意整理记录而已。还必须指出的是，就在成都的行政区域内，又还有各地不同的方音，例如我们十分熟悉的“邛、蒲、大”诸县的方音就与成都主城区有着明显的差别（全成都范围内的具体差别在黄尚军的两本著作中有较多的介绍，不过两本书都是按语言学家的规范手法，采用国际音标标音，很多读者难以据此读出相关的读音）。如果要问在全成都的范围内又应当以哪里的方音为成都方言语音的标准，多数研究者认为应当是清代后期的成都东大街一带。本书在注释时采用的注音，就是通过调查采访之后尽可能采用在成都东大街一带生长的老成都（张世光先生本人就是在成都东大街生长的）的读音。

作为四川方言的代表，近代的成都方言是在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逐渐形成的，它包含了若干来自四面八方的语言资料和民风民俗，有很多现象我们今天还无法有个满意的解释的状态下，为我们的方言爱好者提供了很大的、极为有趣的研究空间，也就是说，它是一座语言、文化、民俗等多学科研究的富矿。如果有心的话，完全可以从熟悉语音、词汇开始，逐步进行一些更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因为这其中还有若干很有趣味的问题在等着你去探讨。例如：

在《尚书·费誓》中有一句“善敹乃甲胄”。这个“敹”字在普通话中的读音为liáo，汉代大儒郑玄的解释是“敹，谓穿彻之，谓甲绳有断绝，当使敹理穿治之。”宋代蔡沈为此作注说“敹，缝完也。”很明显，在《尚书·费誓》中记载的周代人所说的“敹”就是缝，与我们成都话说的“把衣裳敹两针”“把这里敹一下”“他们两个敹起在，关系好铁啊”的“敹”，无论是读音还是释义，都几乎相同。可是，自从在《尚书·费誓》中见到使用这个“敹”字以后，古代文献中极少见到此字（据我的浅学，仅见于《新唐书·程日华传》），如今我国各个方言区也罕有用者，却在我们成都话中普遍使用。为什么？谁能解之？

成都人过年必定要做腊肉。资格的腊肉必定要过烟子，而且以用柏丫慢火过过烟子的腊肉最香。无论你在天南海北，只要一闻到这种腊肉的香味，必然会引起无限的乡思。这种腊肉的加工过程，我们成都人说 qiū，这个字如何写？过去都说是我们成都人的方音土语，写不出，或者勉强按“四川人生得奸，认字认半边”的办法，写成“熰”。殊不知，这个“熰”字不能读半边，它不音“秋”，而是音“缴”，其意是变色。其实此字古已有之，就是载于宋代韵书《集韵》中的“焦”字，义项有二：“燥也”“火貌”，与我们所说的以火烟把腊肉焦干的“焦”字相较，无论是读音还是释义，完全相同。此字自古到今极为罕见，在古代文献中还未见到使用的实例，但是《汉语大字典》已经收入。为什么其他地方都说“薰”，唯独我们要说“焦”呢？为什么？谁能解之？

成都人常说“你不要拿几块糖来团我”“把他团得好巴适啊”。此处的“团”按成都方言读三声 tuan^{3}，意思就是巴结、讨好，拉关系。这种用法，早在董解元《西厢记》卷六就有：“我团着这妮子”，《拍案惊奇》卷二十六也有“等我团熟了他”，可见在宋代以后曾经是一个常见词。可是，“团”字的这一义项目前在全国各地就只有我们这里还这样说，连《汉语大字典》在“团”字下都不见记载。为什么？谁能解之？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不用再举，在四川电视台已经播出一年多的《方言达人》节目中，我已经有过很多介绍。如果朋友们对此颇有兴趣，我还可以给大家推荐几本参考书。今人的如梁德曼的《四川方言与普通话》、崔荣昌的《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黄尚军的《四川方言与民俗》、马骥的《成都方言》；古人的如李实的《蜀语》、张慎仪的《蜀方言》、唐枢的《蜀籁》。不过，我们编写的这本书，很可能应当是初入门者最佳的选择之一。

是为序。

袁庭栋

2015 年 10 月 17 日于成都

序二

2013年10月，《华西都市报刊》发的一篇具有特殊意义的报道掀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当时记者程渝偶然发现一本出版于1917年的《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英文名为*CHINESE LESSONS for First Year Students in West China*），然后便进行了追踪采访，结果发现这本教材背后有着诸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这本教材的作者是加拿大英美会传教士奥马尔·基尔伯恩（Omar L. Kilborn 1867—1920，中国名字启尔德），当时，为帮助学生学习英语，也为方便新来的传教士学习中文，特别是快速掌握四川方言，启尔德专门编写了这本生动活泼的会话教材。

此书采用英汉对照——汉语为成都方言，汉字注音采用标准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拼音；内容都是些老成都情景对话，其中很多语言至今仍在使用，也有一些随时光流逝早已成为语言化石。百年前成都人如何生活？如何与外界进行语言交流？服装器具、美食和风俗是什么样的？当时的成都人语言交流与今天的成都人语言交流有什么区别？此书就成为了研究成都方言的“活化石”和“录音带”。可以说这本教材就是一部中西交流的会话简史和读本，再现了当时成都以至四川社会民俗人文各方面的生动场景，具有不可多得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生活趣味。

《华西都市报》的这篇报道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立即与巴蜀网主编雷康联系，雷康是我小学同学，我知道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巴蜀民俗文化研究与传播。我们都为这一“发现”感到惊喜，双方一拍即合，决定着手谋划再版此书。

2014年4月，我组织退休教师张世光、著名学者袁庭栋、雷康在宽云茶楼碰头召开了“诸葛亮会”，大家展开热烈讨论，都觉得这本教材非常有价值，在保护成都方言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认为再版不能原文照搬。原书中，中文句子均采用繁体汉字，其中不乏异体字、俗字、白字（别字）、借用字，以及方言字，并有个别错字。由于方言的特殊性，还有生造字。这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不光吃力，还会产生误导，应当进行译注勘验校检后再加入新的内容。

最后决定由英文功底扎实，从事成都方言研究十来年的张世光老师牵头共同对此书进行译注。不到一个月，张世光老师就将原著吃透，并在此基础上拿出了初步方案，我们又召开了关于再版一事的第二次碰头会。这次特邀了也对巴蜀文化感兴趣的原《华西都市报》副总编黄远流，四川日报社区域中心副主任苗曦共同出谋划策。为适应新媒体时代传播需要，大家商室将新书进行整体提升，将情景对话以微电影和四格漫画的方式加以呈现。此提议得到了本土十多位著名漫画家的大力支持，使之更加生动有趣，能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和生活画面，把此书打造成中国第一本融合了印刷品与新媒体的地方方言情景对话读本。

经过精心筹划和准备，2015 年 3 月，微电影英格里希绝配百年四川话之《百年老成都情景对话》在大邑县安仁古镇开机。在尽量还原原书时代场景的原则下，服装、道具都精心选择，演员、导演反复磨合，历时一个月终于杀青。为使作品完美无憾，我们继续打磨修改，邀请专家学者对新书内容及出版形式进行研讨，反复提出修改完善建议。前后召开了五次研讨会。其间，四川大学校史馆还提供会场，牛放、陈岱峻、张小元、陈中慧、张星誉、龚尽染、林仁清、谢天开、赵明、赵平、雷文景等作家、教授、收藏家、民俗学者等积极建言，在此也一并感谢。

2015 年 6 月，这本凝聚了我和众多学者、媒体人智慧和心血，并加注了新的拼音（张氏拼音）的《英格里希绝配百年四川话》脱稿交天地出版社出版。2015 年 9 月，听说有出版社即将出版 *CHINESE LESSONS for First Year Students in West China* 的影印本，有朋友劝我马上开机，我却不为所动。直至 10 月，漫画家邵小明与我们碰出了火花，请他绘画成了我们不二的选择。邵小明以漫写世间周遭人物百像见长。他手中的市井人物、江湖侠客、名仕俊杰、文人雅士出神入化，往往寥寥几笔即显风骨，他还主动担当了本书的封面设计，这也更加确保了本书的品质。

在译注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原书从侧面再现了清末民初成都的一些社会现状。反映出百年前传教士医生对医患关系的重视，同时展示了百年前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比如前三课，“同教书先生说话”“请伙房”“请打杂”，开场都是个“请”字。同教书先生说，是“请进来”；请伙房请打杂说，都是“进来”；对待教书先生是：“请坐”“先生这么早”“先生贵姓”。对待伙房还有一句“贵姓”：而打杂的直接就问“姓啥子”，当然也享受不到坐的待遇，甚至还会提醒“来帮我们的时候手脚要干净”。

可以说，书中每一个场景都是百年前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一景一社会，一话一街巷。从老成都街巷到老成都银号、买卖，老成都的生活柴米油盐交通出行等一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俱全。

比如买菜和出行，那时成都人提兜买菜，烧的是柴草、木炭，一年四季只有本地果蔬。成都的轿子分为二孤轿、三丁拐，两顶轿子要 30 块钱，轿子有多结实多讲究。成都到仁寿坐轿子有多麻烦，脚夫一天可以走 80 到 120 里路，一天收入 650 个钱。

再比如今天在淘宝上热卖的煮蛋器不算新鲜，因为百年前的成都人同样也已将煮蛋时间精确到了分。成都有非常“洋盘”的家庭，吃个蛋都是西洋化的，煎蛋、炒蛋、煮蛋都是要看时间的，“煮蛋三分钟就要舀出来”“蛋回回都要煮得嫩”。连摆桌子、熨衣裳都非常讲究。刀叉、调羹、牛奶、胡椒、白糖的摆放完全是西餐的规矩。为了喝到新鲜不掺假的牛奶，甚至把奶牛买回家，看来为了食品安全成都人也费了心机。可见当时的成都就有了后来所说的包容开放的城市精神，对外来文化并不排斥。

还有很多有趣的金融知识。比如从第 15 课“换银圆”第 16 课“换银子”可以看出银子银圆也是有水分的，弄不好就会换到掺了假的。就连买炭也要防止里面掺石头，这个在第 27 课描写得很直白，想想如今的市面何尝不是如此。总之，我相信读者们一边翻开这本跨越百年的新书，一边用手机扫开书上二维码，书中的角色与场景定会活现起来。当读到“倒拐吗端走？倒拐，倒拐，我怕把路走拐了”，你一定会忍俊不禁；读到东大街、陕西街、总府街这些熟悉的地名你一定会感到亲切，走在老关庙也会想看到那个提灯笼送信的伙计赵兴顺，出现穿越的感觉。

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说：“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历史，并未走远；趣味，就在场景再现。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这条有趣的“时空隧道”，穿越回那活色生香、鸡鸣鸟叫的老成都吧。

刘建

2015 年 11 月

原著前言

传教士抵华的第一件事就是“领悟汉语”。现在大多数差会都允许他们用头两年时间来学习汉语。我们最好避开“允许”一词；宁肯说大多数差会至少需要两年时间让新来的传教士学习汉语。其间，不会给他们安排其他任务。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入下一阶段，即在新来的传教士待到第三年或第四年时，也只给他安排部分任务，以使他能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在汉语学习方面，以及在传道工作的方法和准则方面完善自己。

在汉语学习中，就其重要性而言，听说能力居首；阅读能力相应地低得多；汉字书写能力则更要低得多。这四个方面应当同时进行，但最重要的还是前两个，最后一个最不重要，至少在头一年是如此。显然，如果我们能够说出或听懂一个单词或一个句子，那就容易掌握这些汉字。反之，则无异于学习死语言。

在编写本书句子时，我心头有一个原则，即跟汉字相比，口语最重要。我相信，我们应当先学单词和句子，而非汉字，甚至不是习语。这无疑是最自然的顺序，因为一个人在打算学写字之前很久，就在学说话了。起初他也没有学过习语；他开始说话，而当他学会写下他的话语时，慢慢就会看出或整理出句子的语序和整体，并把语句中的某些部分认定为习语。

那么，我们该学哪些单词和句子呢？生命是短暂的，特别是当我们正在执行对我们来说是如此艰巨的任务时，更觉如此。那么，为何不在第一年里花我们的大好时光学习大量的单词、词组和句子呢？实际上，无论愿意与否，我们都多多少少会被动学习一些东西。我指的是，我们每天在同佣人、教书先生、煤炭商人以及其他人——他们都可以当我们的汉语老师——的交谈中学到的那些东西。

总之，我在此选了一些语句，选自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使用的句子，而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块地方，我们每年甚至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必须使用它们。这是一种能直达这个目标的努力；领会我们都最需要、至少在初期最需要的内容，即以最简单的形式随意使用的日常用语。

口语和土话——中国上流阶层所说的话，即便用于书报杂志，也可能被认为是口语。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使用时常挂在中国文人嘴上的成千上万的说法。我记得很清楚，在我的第一批老师中，有一位是如何仔细地向我讲解，使用俗语“zer^{1}”和“ler^{1}”（“这”和“那”，成都人常常这样发音）欠妥；我应当总是按字典的规范读音说“zê^{4}”和“la^{4}”。一两天后，我有事在院子这头喊我的老师；他马上就大声答道

“zai⁴ zer¹”！

毋庸置疑，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大多数文盲使用的许多单词、词组和读法，特别是在严肃的语言中，例如讲演和布道。但是，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自囿于书面语中，那我们又会败得很惨。让我们使我们的语言适应周围环境和我们的朋友；但要如此，一个人的知识必须很广泛，经验也必须很丰富。

土话只是一个地区——通常是一个城市及其近郊——所特有的词语或发音。

上面那两个字——“这”和“那”——虽是这里的标准口语，但无疑是土话。因为你会发现，不需要离开成都很远，这两个字以及诸如“啥子 sa⁴ zi³”，“那么个 la⁴ mo³ go⁴”或“lang⁴ go⁴”，“在那跟前 zai⁴ la⁴ gen¹ qian²”或“zai⁴ ler¹ gen¹ qian²”，等等词语已经没有人说了。重庆把“候”读作 her⁴，而且大多数句子都以 go⁴结尾。嘉定有大量的土语，以至于几乎形成了独特的方言。荣县话中拉丁字韵母 ang 中的 g 要脱落，等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为一个人确定学习范围。我们应当学习和使用我们所在地区所有的土语吗？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完全可以这样做。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这样做，相信我们亦可。而另一些人则愿意把范围划得更大；例如，他们把土语的范围划至全省，并随意接受看来是全省流行的说法。譬如，“荣”字在多数省份读作 rong²，四川却读 yun²。某些变化会流行于省内大部分地区。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些地区，我们或许会相应地调整我们的语言；或者我们可以保留其他省份的用法，并与本省一半地区的用法相结合。

中文老师——一旦老师讲的跟字典不同，应以老师所教为准，这是一个好法则。然而，我们应当思路开阔，因为第一年末会换老师，之后还会不定期换老师，并且，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师师各异，就算他们生长于同一座城市，却常大相径庭。最终，在比较了我们的老师或老师们跟一本或多本字典的差异后，我们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不言而喻，我们应当始终把我们的老师们当作绅士来对待，这样就绝少令人失望。稍微考虑周到体贴一点将大有裨益。例如，在漫长的半天学习中间，特别是在天气暖和的时候，给老师奉上一杯香茶，我们几乎无所破费，却可以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同老师确定固定的授课时间，并在雇请他时就谈妥；恰如我们同老师商定一定的报酬一样。在要求老师授课守时并有序时，说话应当得体，但态度坚定。如果他在这些方面固执己见，则最好将其解聘，另请高明。但这一切不应当引起任何一方的不快。请记住，在中国西部福音堂中一些能力最强、最成功的牧师已经开始当私人老师了。或许，我们雇请的这位新老师会取得极大的成功！

词典——要从巴勒（Baller）的《新约全书分析词汇》入手，并在阅读经文时使用它们。为此目的，其他词典不可与之相比。此外，为供日常参考，可使用钟秀芝（Grainger）的《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和巴勒（Baller）或威廉姆斯（Williams）大词典。我更倾心于后者，因其汉字更多。新出版的翟理斯（Giles）词典太贵；它和威廉姆斯（Williams）大词典的区别在于不值其价。可以买一本苏希尔

(Soothill) 词典随身查阅，且方便旅行。在你有机会和愿望充实你的藏书时，可时而再买一本词典。一两年以后，买一本《康熙字典》：那可是无价之宝。

关于如何使用《康熙字典》，容我啰唆几句。我坚信自己查词典的重要性，即使是威廉姆斯 (Williams) 大词典或翟理斯 (Giles) 词典。我指的是，这胜过让你的老师帮你查字。为查到一个汉字，需要学习该字的笔画和部首，这能大大地加深字形字义在你心中的印象。我认为，我们应当坚持查字典。每当我们遇到生字，或看似熟悉的字，就查一下这本字典；其结果是，比只向老师询问生字的音义要强得多。如果老师在场，务必两种办法都用；但无论如何都不要忽视查字典。有时候，一个字似乎特别难记，我们会单音不变地忘记其读音或声调，或它的部分字义。解决办法就是采用同一“单音不变”来“查字典”；而且，很快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字已经跟我们融为一体——记得如此之牢，以致终身难忘。

声调——故意轻视声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但不幸的是，忽视声调的却大有人在。因为声调是单词的一部分，恰如读音的其他部分一样，故而没有声调或声调不准的汉语是蹩脚的汉语。

我有机会同其他省份的语言进行了比较，因此现在我可以说，我们华西的声调是清晰的，口语无疑是悦耳的。一个人未能掌握声调而且始终掌握不了，他就会错过可惊可叹的东西。下面，我冒昧引用沃伦先生 (Mr. Warren)《汉语会话教程》(*Lessons in Conversational Chinese*) 前言中最恰当的一段话：

“请记住：要懂一词，必知其调。你可能会反问：‘中国人自己不懂单词的声调又会如何呢?’知道声调的名称跟知道声调本身，是两回事。中国人的确懂得声调，但只有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是确实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知道任何一个单词的声调的名称。要是我们问一个中国人：‘你说的是 shangpin 还是 xiapin?’[译注1]这就很像一个中国人就‘bears’和‘pears’问我们‘你读的是清音还是浊音?’大多数英国人都答不出来。但如果中国人问：‘你说的是“bear”还是“pear”?’那任何一个英国人都能立刻回答出来。

“从一开始就要训练你的耳朵注意听声调。绝不要问‘那个词是什么调?’一直坚持倾听，直至听懂为止。如未听懂，则问：‘你说的是××吗?’并用第一声、第二声或你喜欢的任何一个声调重读出来。这样，你就有可能学会像中国人那样说话。学习声调的另一个简单办法就是给你机会测试，并取得好成绩。除回答测试问题外，如果在说‘tian’时，你不知道自己是否用了这两个声调，那你知道‘天’读第一声、‘田’读第二声是没有用的。”

我最真诚地赞同上述说法。绝不要问老师声调的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一再地请求他复读单词，直至你自己能确定声调为止。

人们认为中国西部有全部五个声调；对多数地方来说确实如此。但有些地方——包括成都和重庆——却只有四个，因为第二声和第五声同义。成都人觉得，第五声极

难分辨。因此，我冒昧地参照成都话和重庆话，只指出四个声调，而去掉第五声，并将其归入第二声[译注2]。

现在通行的最便捷的办法是：把声调用小号数字[译注3]标注于拉丁字母音节的右上角。我已经采用了这个方法。一个字如有两个声调，一个用于书面语，一个用于口头语，我就采用后者。

拉丁字母拼音——我使用的是标准的拉丁字母拼音[译注4]，但稍有修改，以使其适合于中国西部。我并不想开展关于拉丁字母拼音的讨论。没有一个拼音系统适用于整个中国，当然永远也不会有。依我看，标准拼音系统优于其他任何一个拼音系统，但如果要把本书用于中国西部以外的地区，我仍然坚持用它。我对其所做的一些修改，可能还是比不做的好；或许，至少在本书付梓以来，我是逐渐这样认识的。

然而，在开始学习的几个月内，拉丁字母拼音仅被看作是一种辅助手段，它并非汉语的一部分。因此，一旦学生不再需要它，便可将其忽略，终而弃之。它只是对读音的提示，而非可靠的记录。读音必须从一个甚至多个中国人口中学，因为我们发现，同一个词并非大家读出来都一样。故而，在决定一个字读哪个音时，我们必须凭借自己的经验并借助字典，及时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

这多半要靠对耳朵的细心磨炼。我们不可能模仿我们没有听过的声音。有时候，新来的传教士要花若干个钟头才能使老师满意其发音。他相信自己能够准确模仿读音，但却无法抓住他的中文老师所听出并谈及的细微差别。遗憾的是，老师也无法解释错在何处，或许他能指出所错何在，而我们又听不明白。于是，有时候，老师也因失望而放弃，允许他的学生保留其错误读音。曾经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即，来自一个传教士同行，特别是曾经遇到并且克服过这种困难的同行，其帮助是极其有价值的，或者说将会非常有价值。这所语言学校，即“‘传教士’培训学校”的众多长处之一，就是它可以作为位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的一个系办下去。

汉字学习——如何学？学汉字没有捷径，当然，有些路还是更好走一些。坚持不懈是不二法门；那就是复习，复习，再复习，直至需要温习的汉字越来越少，最终为零。

我不相信“铅笔习惯”，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养成这种习惯。简单说来，我指的是在课本的空白处或在小纸片上书写拉丁字母拼音，包括读音、声调及字义。写在课本上的铅笔标注会直接影响汉字学习，它们会明显地使你忽视或弱化你在记忆方面的努力。用小纸片也一样，读音、声调和字义都过于方便。此法最大的缺点是：完全缺乏汉字之间的一切联系，上下文联系的所有优势都失去了。

根据我的经验，最好的办法是：买三本大号的约翰《福音书》；一本给你的老师用，一本自己用，另外一本留用。学几课后，就开始温习并标出你在学习中觉得难记的汉字。用红笔把它们圈出来，但不注明其读音、声调或字义。每天都温习标出的汉字，对那些不认识的字要经常查字典。决不要满足于仅仅知道汉字的音和义；唯有声

调不定才足以保证在字典中找到该字。学完《福音书》后，你也就标注了大量的汉字。然后，拿出那本空白本，复习全本《福音书》，再一次标出依然存疑的汉字。每天复习标出的汉字，直至你掌握了书中每一个汉字，即是说，直至你认识了每一个汉字。此后，你就会觉得，学习汉字容易多了。

怎样写？用铅笔或钢笔书写，你可以随时开始。如果你喜欢毛笔，那就用吧。如果你有写汉字的天赋，那就自己多找机会，通过练习你会大有所获。如果你看来无此天赋，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来写字，但要坚持不懈，尽管进步缓慢，但终将获益。只有会书写汉字了，才会真正懂得它。让我们通过书写牢记汉字，并相伴永远。

近几年来，我越来越多地思考汉字书写能力的价值。一位外国牧师发现，由于给中国助手们写亲笔信，自己的影响和作用大增。通常这些信由中国秘书代写，因此，这位牧师的信的内容并非公共财产。当这位牧师能在黑板上书写圣经经文或提要时，他中文的流利程度和工作的效率也就大大地提高了。我大胆地认为，有少数外国传教士，无论他们做什么工作，将会明显无疑地获益于其汉字书写能力，即使写得不多。

至于学习汉字书写的最佳方法，根据我的经验，我只建议使用铅笔。此外，学生应当坐在老师旁边，每天看他书写极少的汉字，然后自己学着写这些字，并由老师点评。在写完后对比时，要特别注意笔顺；注意两人所写的字的细微差别。然后，一再模仿。但无论如何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学习写字，以免干扰你正常的口语学习。说话在先，阅读次之，最后才是写字。

如何使用本书——第一课主要供参考。我并未试图把更容易的课文放在前面，如果愿意的话，你完全可以随意地从任何一课甚至课文中间开始。不过你会发现，前一百句不仅有拉丁字母注音，还有完整的逐字翻译。一百句以后取消了逐字翻译，且第二百句是最后一句有拉丁字母注音的句子。此外，之后的句子下面的汉字要小一号，且不单列，而是跟英文注释排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段落，所占页面比前面小得多。

因为注重重复的重要性，为利于学习，我果断地重复注释和说明，不厌其烦。这种方式有助于在任何时间学习任何章节。

为使句子和词组符合你所处环境的习惯，请大胆修改它们。我建议把这些句子用于同他人会话，并熟悉几个可能的说法，有时它们的意思会稍有差异，有时或许相同。这由你自己加以比较和确定。要明白，我标注的声调要跟你的一致；如有不同则改之。同样，也可以更改拉丁字母注音，以适应你的情况或喜好。总之，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使用本书，只要你能从中受益。因为这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

结论——我知道这是老套的忠告，不过在此我还是要说："学说汉语的唯一方法就是说它！"同老师说，同厨师、苦力和女佣说，同陌生人说。在旅途中跟同伴说，在乡下跟农夫说，在客栈和茶馆里跟客人说。仔细听他们谈论，抓住你能听懂的东西，即便跟一个人只学会一个单词，或者跟另一个人只学会一个词组。方便时要做笔记，并在自学时加以仔细研究。实际上，在我们努力学习中国人的语言中出现大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